

步蟾宫·参观平朔复垦示范区

□ 师红儒

推寻地辟山移处，青染遍、冷然春驻。幽林径上问曾经，四十载、沧桑见取。

掀腾骏业重头数。气犹劲、朔州脊脊。思怀啼鸟两相宜，骋望久、熏风如缕。

朝玉阶·跃龙门

□ 闫晋文

书海茫茫百度频，大鹏腾足下，路缤纷。锋芒从此对星辰。寒窗磨一剑，事躬亲。

笔端生锦问晨昏，蟾宫谁折桂，一枝春。天公酬道步青云。御风凭借力，跃龙门。

步蟾宫·塞北夏趣

□ 樊平发

风旋绿野田歌亢，抬望眼、神怡心旷。新瓜醪酒对青禾，更闲煮、清茶慢享。

一川烟雨疏窗降，燕影倏、思随柳荡。笔描砾谷赋桑干，绵情浸、字行盈氧。

淡淡花疏影

□ 暖暖

看上去不相干的东西，却在冥冥中有着隐秘的联系。

蜀葵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风景。家乡人叫它：大花。它花形确实硕大，朱红、粉红、月白，还有红到发紫发黑的颜色，坦荡舒展，不枝不蔓，透着一种磊落。

老宅的井边曾有一簇这种花，开大红的，很鲜艳。年年花期，我们揪了花瓣，舔开贴到鼻子上，充当公鸡的红冠。有一年，从四川嫁过来的本家嫂子说这花是她们老家的向阳花，叫蜀葵。我还记得，说这话时，嫂子站在大花前出神，那年，她还那么年轻。我还记得，这花先是单薄的一簇，后来，年年自发自长，开花结籽，终于长成繁茂的一大蓬。一如千里迢迢来此的嫂子，从遥远的蜀地来到这里，上班、养家、操持家务、养育儿女……把日子过得安稳踏实。也许正因为这种种联结，每每看见这花，我总要停留驻足。

“爬山虎开始长藤了。”

看到这丝丝蔓蔓的藤，突然想起汪曾祺老先生文章里的一句话：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。

这当然不是真的，老先生借另一位学农业的同志的话又作了说明：这没有科学根据，这是想象。

但这爬山虎和葡萄，乍看还真是很像。尤其是这长出藤的样子。

老先生又说，这想象得真有意思。

是啊是啊，我在心里一个劲地点头，好像分得了老先生一份感受。

我又一次拍下这些爬山虎，拍下夏日这朴素的调和，并频频回首。”

这是我在2020年6月17日写在朋友圈的一段话。

这段话里的爬山虎，高三四米，长七八米，曾覆在我常特意走过的一户人家的外墙。

说“曾”，是因为现在它们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前两年某一天，我在那面墙不远处的垃圾桶外，看见满覆着爬山虎的藤蔓枝叶，不祥的预感让我加紧脚步，走到那面墙前，曾经藤藤蔓蔓的绿墙，露出了砖红色的本来面目，主人果然斩断了它们。

我家旧宅，也曾有一壁爬山虎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招惹小虫，据说还容易招蛇。秋天过后，叶子藤蔓丝丝拉拉，落满周边，风吹过，枯枝败叶满院，母亲反复清扫，终于烦了，尽数砍去。

这一墙爬山虎，终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，大约也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缘故吧？没有对错，观赏者还是打理者，本就视角不同，只是心里不是滋味。

花千姿，草百态。又遇上这故人的夏天，看这红花，看这碧叶，却不是没有丝毫的改变……

一盏马灯，一生深情

□ 蔡升元

头，又从南头走到北头。村西有一条河，河里有鱼虾，我从河里捉过河蚌，摸过田螺，逮过草鱼，钓过呆虾。三五只河蚌，八九个田螺，倒进大铁盆里，看它们吞吐，看它们呼吸。

北坡的麦子，已经收割完毕。玉米苗从麦地里纷纷探出头，父亲忙着引水浇地。水流着流着，一个一个的气泡从地里冒出。细细的听，可以听见咕嘟咕嘟的声音。我想，是不是大地在呼吸？

我在南方实习的时候，住在一个同学家。到了傍晚，升起来的炊烟，先是稀稀疏疏的几缕，渐渐地多了，密了。袅袅娜娜的变幻着舞姿，那烟是香的，有稻草的香，有松枝的香，还有草药的香。同学的老家，盛产水稻，满山都是松树与药草。

合欢树就长在我儿时上学的路边。夏天一到，满树都是那种毛茸茸的花，粉粉的，软软的，远远望去像云，又像是挂满了枝头的白色小扇子。风一吹，轻轻地颤动，仿佛整个树都在深呼吸。它的叶子有一个习性，白天展开，晚上合拢。

树下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放学后，我们总要在树下玩一会儿，仰着头看那些粉色的花在夕阳里闪耀着光。有时候，一两朵花悠悠地飘下来，我们就争着抢着接。那花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放在鼻子底下闻，有股淡淡的香气，甜丝丝的，像是夏天本身的味道。

整个夏天，合欢树就这样慢慢地开着，慢慢地呼吸着。它的呼吸不是急促的，而是悠长的，带着花香的，让整个夏天都慢了下来。

这就是我们会呼吸的村庄。每一个人的心里，都有一个这样的村庄。在这个慢下来的夏天，慢慢的爱……

在我家的旧物柜里，静静立着一盏早已不再发光的马灯。玻璃罩蒙过岁月尘埃，铁架磨出温润包浆，灯芯早已干枯，可每当目光落在它身上，父亲的身影便会清晰浮现。这盏普通的马灯，不是寻常器物，而是陪伴父亲走过三十二载风雨的“老伙计”，更是刻在家族记忆里，永不熄灭的光。

父亲常说，这盏马灯，是战火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。那时家乡尚未解放，他身为村里的抗勤，时常协助十二团与游击队开展工作。一次，三十多名战士驻扎村中，两昼夜里，父亲忙前忙后安顿食宿，从晨光微亮忙到夜色深沉，临睡前还要逐户巡查，生怕出现半点疏漏。深夜街巷漆黑如墨，乱石遍布，行路艰难，十二团三连的刘文书见此情景，执意将自己的马灯交到父亲手中：“老蔡，夜里路难走，拿着它照个亮，安全些。”父亲几番推辞，终究拗不过战士们的心意。待到队伍离开，他想归还马灯时，刘文书却笑着摆手：“村里工作离不开光亮，这灯你留下。”

后来，噩耗传来，刘文书在解放应县城的战役中壮烈牺牲。这盏马灯，便成了英雄留给父亲唯一的遗物。从此，父亲视若珍宝，悉心呵护，灯亮着，仿佛英雄从未走远，那段热血岁月也从未被时光冲淡。

一九六零年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，是马灯，在黑暗中救了父亲一命。那晚，父亲提着马灯去南关召开片会，村子南北绵延四华里，大事小情都靠分片会议传达。行至南城食堂附近，饥饿与

寒冷骤然袭来，父亲重重昏倒在地，而那盏马灯，却被他稳稳放在身旁，微光依旧。正是这一点不熄的光亮，吸引了食堂做饭的尤清亮。他循着灯光赶来，发现倒地的老书记，急忙将人扶起背进食堂，请来公社大夫诊治。大夫说，是长期饥饿导致的晕厥。尤清亮拿出窝头，可父亲醒后不肯吃，只说喝口水便好。众人望着他苍白消瘦的面容、单薄枯瘦的身躯，无不潸然泪下，纷纷劝他进食，父亲却始终摇头，只牵挂着未开完的会议，叮嘱众人转告南关干部，会议改在次日。休息片刻后，尤清亮将父亲送回家中。世人说是尤清亮救了父亲，可我深知，是那盏不肯熄灭的马灯，在寒夜里守住了一线生机，留住了父亲的性命。

一九六八年，父亲被下放到第七生产队担任饲养员，那盏形影不离的马灯，也跟着他来到饲养院。那年秋夜，老牛“二秃头”临产，父亲早早打扫干净牛圈，铺好干燥柔软的黍糠，备齐温水、剪刀、碘酒与毛巾，又请来擅长接生的母亲——家境贫寒，母亲亲手接生过十三个孩子，早已熟稔此道。夜色渐深，马灯被稳稳挂在墙上，昏黄的光芒照亮整个牛圈，见证着新生命的降临。小牛顺产落地，母亲细心擦拭黏液、剪断脐带、涂抹碘酒，父亲则耐心扶助小牛站立，引导它吃上初乳。马灯静静伫立，不声不响，却记下了那个夜晚所有的温暖与辛劳，陪着父亲守护着生产队的希望。

动荡岁月过后，父亲重回大队工作，虽不再担任支部书记，却

依旧肩负重任，负责合作医疗站的工作。支委会划分东关果园作为药材种植基地，组建十人种药队，父亲带着满腔热忱，办起了“百草药园”。春日平地松土，精心播种；夏日锄草管护，细致入微；秋日上山采撷，补充药源；冬日院内加工，炮制药材。整整八年，医疗站越办越红火，本村社员买药减免七成，在应县独此一家，先后荣获省、市、县先进合作医疗站称号。一九七五年九月，父亲出席全省合作医疗表彰大会；九七七年，《赤脚医生杂志》更是在卷首刊发文章，详细介绍北楼口大队以大寨精神办合作医疗的先进经验。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夜，依旧是那盏马灯，陪着父亲在药园里忙碌，在灯下整理药材，照亮他为民服务的初心。
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八十六岁的父亲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，永远告别了他相伴三十二年的“老伙计”。送别那天，我们把马灯请进灵堂，让它最后一次陪伴父亲，站完最后一班岗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去二十七年，可这盏马灯依旧完好地保存在家中。每年请祖祭祖之时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，细细擦拭，擦去尘埃，擦亮灯身，让它以洁净光亮的模样，与父亲在思念中相见。

一盏马灯，藏着战火中的情谊，寒夜里的生机，岁月里的坚守，更藏着父亲一生的善良、担当与赤诚。灯光虽灭，精神长存，它早已不是一件旧物，而是家族的根与魂，在时光里，永远明亮，永远温暖。

会呼吸的村庄

□ 高发奎

远远地，便看见那棵合欢树了。

风来时，香味浓些；风住了，淡些。树下有石凳，早已磨得异常光滑。树上的花儿，一开一合，仿佛在模仿鱼儿的一呼一吸。

在我们村庄，大多是石头房，有少许土坯房。旧是旧了点，但旧得暖和。村庄里的山水，草木，仿佛都在呼吸。

老村长家的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，开着紫色的花朵。院墙外，有一口老井。井水很清，清得像一面镜子，能看见另一个自己。井边的石槽里长满了青苔，滑腻的很，水从井里打上来，倒进石槽，你听，“咕咕咕”的声音，像是在喝水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村南有一片竹林，风穿过时，“沙沙”作响，像是谁在低语。林中有条小径，铺满了竹叶，踩上去沙沙的。小径尽头是一座土地庙，败落了，早没了香火。但竹林在认真地深呼吸。

我在村子里慢慢地走，寻找儿时的旧时光。从东头走到西